

# 爱怜、孤寂、百年风云

## ——吕贞白先生和他的《吕伯子诗存》

李庆

有的研究者认为,人的孤寂有两种,一种是独处的孤单和悲哀,另一种则显现了对于独自生活方式、独特感觉和思辨结果的自信。吕先生的孤独,也许两者都存在吧。这种人生的苦涩和孤傲,使整个诗集充溢着沧桑感。正是这种深沉的悲哀,融铸了先生的诗魂。

吕贞白先生(1907—1984),名传元,字贞白,以字行,自称“吕伯子”,江西九江人,编辑、学者、诗人。《吕伯子诗存》,是先生的诗集。笔者曾及门受教,受益匪浅(可参见拙文《博学的真情之人》,刊于褚钰泉主编《悦读》第44辑,江西21世纪出版社,2015年)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承先生的女儿吕姮师妹见赠此诗集,多年来时常翻读,感触良深。现把自己阅读的体会,略作整理,就教于海内外专家,以见当代古典诗歌展开状况之一斑、以显当代学人的一些动向,同时也算心香一瓣,奉献于先生灵前。

吕先生年轻时(1920至1929年间)在通州,先后师从陈祺寿、张謇。陈祺寿(1863—1929),江苏丹徒人。为清代乾隆时期学者陈沆的后人。1920年前后,为南通图书馆长。在民国初期,曾办《东台新闻》,为当地新闻泰斗。张謇(1853—1926)乃清末状元,清末民初,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。吕先生受他们的教诲熏陶,学业有成。年轻时就撰有《淮南子斟补》,学界传名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先生参加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“文革”中工作。1979年后,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,为编审,以治词学和目录版本学闻于世。晚年兼任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。1984年10月去世,倏忽已三十五个年头了。

吕先生去世之前两年,宴请门生和朋友,委托他的学生喻蘅先生整理遗稿。喻蘅(1922—2012),江苏兴化人。原复旦大学教授,擅长书画。吕先生去世后,喻蘅先生在蒋天枢先生的支持下,整理诗稿。得到吕先生在海外弟子们的支持,先整理出了《词集》,影印了若干册,赠送师友。之后,又整理出此《诗存》。

《诗存》收有吕先生诗作368首,是从先生晚年880多首作品中选出的。前后涵盖1974年到1982年之间九年年

头。诗集按照年代,分为十二卷(其中甲寅1卷、乙卯1卷、丙辰1卷、丁巳4卷、戊午3卷、己未3卷、庚申2卷、辛酉1卷、壬1卷)。根据蒋天枢先生《吕伯子诗存弁言》:以“伯子”“为词集之名”“亦伯子所自定也”。

诗集由先生的老友潘景郑先生题写书名,陈邦怀先生写《序》。潘先生,著名文献学专家,学人皆知。陈邦怀(1896—1986),陈祺寿之子,先生终身知己。曾执教南通女子师范、无锡国专,生前为天津文史馆馆员、天津市社科院研究员、书法学会天津分会主席。《诗存》全文,是书法家蒋雨田先生书写的。蒋雨田(1919—2000),名启霆,字雨田,号杞亭,海宁人。写就于上世纪80年代的《诗存》,当时无法出版。后蒙台北华侨大学的郑楚孟先生、花莲高等工业学校的蔡保定先生资助,得以影印行世。可见,《诗存》中凝聚了众多弟子、友人的心血。也体现了海峡两岸文化纽带的密切相连。

诗歌,被称为是中国人表现情感的主要文学形式。无情难以成诗。

袁枚曾引尹文瑞(尹继善)诗曰: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情。”(见《随园诗话》卷一)吕先生晚年的诗中,充溢着在将近七十年人生旅途中凝炼成的深厚情感。

翻开诗集,扑面而来的是怀念师母的诗——《伤逝》。师母是先生的表姐,姓罗,名蕙,长先生三岁,是先生四舅父的次女。两人由先生的外祖母指腹为婚。在当时那个时代,也是常有的。先生十九岁成婚。“碧双楼上明灯影,五夜雠书共对时”(《吕伯子诗存》卷一《寒灰寐语》,《伤逝》之八,二页),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写照。

在学术上,他们互相切磋。“共事南州师,愧誉读书子。”同时,师母“斗室勤扫除,明窗拂净几。书堆灭蠹鱼,书篋勤料理。”给先生以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。“围

中有良伴,得以互砥砺。”(卷一《寒灰寐语》,《碧双楼吃语辞》三页)他们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旅程。

师母在先生六十八岁时因病去世。师母去世后,先生怀念师母的诗作,倍显哀切。“昨日晴风今日雨,添衣谁更问寒暄。”(卷一《伤逝》之三,一页)无论阴晴变化,即便日常添换衣服之际,也会触发寒暄乏人的悲哀。其他如《菩萨蛮》:“双鸳枕角留芳迹,人天从此无消息。腊尽又春生,春来残梦惊。”春寒惊梦,夜深人静,鸳鸯枕边,往日情景,依稀迷蒙。由当日“芳迹”引发的思恋,发人联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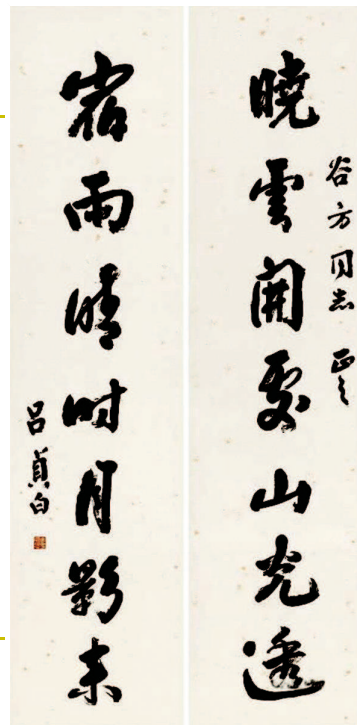
“七十衰翁枯泪眼”“梦断采莲歌一曲,鸳鸯头白叹孤飞。”(卷九《戊午消夏诗》,五十一页)往昔充满生命活力的田田采莲歌,变成了七十老翁哀叹白头鸳鸯孤飞的咏叹调。

在师母去世两年时,先生到苏州灵岩山扫墓,感触清末词人范伯子“草根无泪不能肥”的诗句,赋就的《江城子》:“草根无泪不能肥,意凄凄。”“等恨诉分镞,坠珥遗簪虽再觅,缘已断,梦还疑。”(范伯子[1854—1905],原名铸,又名当世,字铜士,又字无错,号肯堂,排行居一,故称伯子。江苏通州[今南通市]人。清末文学家著有《范伯子诗文集》)

失去伴侣的伤感,无时不在的思念,催人泪下。

人们常说,时间和年龄会淡化悲哀,抹平创伤,但师母去世八年,七十多岁的先生哀切依然。绵绵的思恋之情和深沉的悲怆哀疼,浸透在先生诗作的字里行间。令人感到,在先生晚年,日常的开朗直爽之下,内心深处一直回荡着对故人的真挚情感和爱怜,流淌着漫长人生中老年独有的孤寂。读来怆然。

有的文学研究者认为,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缺乏男女的情爱,而在现代中国,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,老年人的爱情之作,更为少见,吕先生的这些诗作,或可为当今诗坛增添一些色彩。



吕贞白手迹

除了对夫人之外,对于女儿也是充满疼爱 and 期待之情:“垂髫弱女娇憨甚,索写新诗费锦笺。”笔下是不知世事小女孩的天真。

看到女儿能做诗,称赞她:“能读我书学我诗,朗诵高吟得吾笔。”“衰翁七十拙生事,赖尔晨昏绕吾膝。”这是由衷的欣慰之感。

他对女儿充满期待:“要知诗是吾家事,流派西江须祖述。”希望她“当从典籍究今古,新知旧训涂无殊。勸尔此言愿不虚,毋将日月荒居诸”(卷三《小姮生日示此勸之》,二十六页)。

还有《姮儿就业诗以勸之》:“汝初涉世途,敬恭所执业,奋发以图强,劳动乃天职。”(卷十二,六十六页)明白俭朴,显现了对于女儿的疼爱、关切和期待。

诗集中更有对自己遭遇的感叹。

先生曾豪情满怀:“狂言读史能资治,未信工诗会坐穷。”对生活比较自信。然而过了还历之年,竟然到了要靠卖书度日的地步,“囊书都卖尽”(卷一《岁暮偶成》,五页)。先生虽“志向书丛作蠹鱼”,但自家的藏书多流失,或卖掉换米度日,有时连这样的“蠹鱼”都做不成。更

复何言?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,知识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的变迁。

诗中有孤独:“愁苦又一岁,孤抱何所託。风雨复交加,长夜殊寥廓。”(卷二《乙卯除夕》,十五页)“悠悠七十春,忽忽忘老至。”“键户息交游,颇得萧闲致。”(卷二《丙辰元旦》,十五页)这是一种经历了世事变迁的苍凉和悲凄,一种独立于世的孤傲和深沉。

总之,无情不成诗,先生诗中的情感,有缠绵的,爱怜的,关切的,独白的,共鸣的。可以令人感受到,在先生诗的深层,有着一一种“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”、“独坐静观”(明钟惺《诗归序》)的孤寂。

有的研究者认为,人的孤寂有两种,一种是独处的孤单和悲哀,另一种则显现了对于独自生活方式、独特感觉和思辨结果的自信。(见欧洲旅日学者比艾尔·伽拉达[日语译音]《自爱和利己主义》[日本,讲谈社,1989年]中的论述:“孤独大致有两类。一类是在大众中的孤立的痛苦,即 loneliness;另一类是内心在沉默中的充实,即 solitude。”而中国明代的钟惺《诗归序》:“夫人有孤怀、孤